

柔洩而機秘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治天下尊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居哀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奢倭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儉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聖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為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為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為下

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為

將為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焉如帝堯舜禹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存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威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

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

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

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為大道自桀

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

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威耶衰耶

然威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

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

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

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

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

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

為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

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為谷和氣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
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一
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偽大道行焉是謂天下貞此云蓋謂教人務守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為暢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墜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壞地失此將有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覆專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譽不欲瑋瑋如玉珞珞如石

為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為吉所以又云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己可乎所以俗云吾惡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瑋瑋如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諷諫之稱君子當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反也其動宇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者為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綱紀也所謂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或不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遲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類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如說道乃先天地之一

氣以清升而為天濁沉墜而為地是為一
 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
 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曰日月星辰是
 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
 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
 出是為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
 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
 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
 君子之習道如是乎更踰以上古國王所
 稱孤寡不殺此三字人人以為不貞之字
 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威棄以此
 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
 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
 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
 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
 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
 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
 無為之有益為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
 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為
 之益無為之益是不作為而有益非不作
 為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措安無時
 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
 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
 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意深哉意與愚人將以為老子不貴天爵
 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
 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後示
 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
 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
 六卿非君命而讒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
 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
 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
 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
 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

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
 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盃常恐
 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
 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
 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憂是也
 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
 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
 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
 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
 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蒸熱之勢因此可
 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
 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
 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
 清靜為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
 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為妄為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欲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貊賓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憤戰之馬駕車以載糞壯士化兵為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

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強及非理慕他人之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忘危不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待倚牖而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謂道慮備思及萬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能成者思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為道也異乎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日道備將欲作為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物民安物阜天下真是以聖人無為又無為而無不為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為式不改而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他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平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乏用盜賊蜂起素餘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君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斯人可取奈何老子反之兩善

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
 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
 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
 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
 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為則民
 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
 意耳謂聽其美汚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
 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乘之
 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為
 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
 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
 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為率因譬云或
 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
 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
 三所以言者何蓋為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為
 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
 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
 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
 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
 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
 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
 云此其所以往往多死非命者為此也因
 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
 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
 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為真如是乎非也言
 君子之為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
 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兇虎兵刃
 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比君子之行箴若
 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
 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
 避兇虎而入兇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
 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
 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
 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
 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
 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
 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
 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
 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
 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為我所乘
 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
 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垂
 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
 天下貞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
 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
 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見小
日明守柔日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
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
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
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
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
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隣里睦六親和興家
不犯刑憲日貞郡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
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為存
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
節則終身不之不勤也言開其兌濟
其事即是開口發放其事終身不救言守

道既堅發放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
禍及身亦無可救者即終身不救是也又
云見小日明守柔日彊蓋謂自己本有所
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
甚軟將久勝彊言至謙下當得上上是謂
見小日明守柔日彊是也如此者所守者
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為我有於此謙
下其用甚貞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
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為比云老子曰如我者
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
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
故也又如有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
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
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遇
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
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
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糧物却乃徧身衣
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刀以食羊羔多積
貨財以上比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
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采劔食餘夸非
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於身其德迺真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
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
天下其德迺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
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
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
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
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
家修鄉修邦修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

則王乃吉乘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奈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治故也老子云噫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修此而得此修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槩不欲君天下者以身為身而國為國是也當以身為國以國為身終于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舍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開之故老子以此為首發章之端為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蟻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稍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鵠鷹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鵠鷹裸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為

比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不能擊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峻

作是也以其精渾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啞為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之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為之者是為彊為將不祥妖也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彊為乃貞若彊為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平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為辯及其臨事不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

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若欲疏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跡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譎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

多民開鋒且器械廣盜賊多此皆始亂之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刑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冤屈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朴直伸冤枉誅讒佞教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亦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久謂妄說為奇於斯之道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彊不恃能道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安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奇以法事天析乃福奇則人變析疊禍生若能治人省奇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析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根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宮室臺榭諸等徼役並興擅動生民農業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為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依草附木共興為怪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性非常能率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從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為此也若

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達天心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厚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況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為而為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第二小者微之則永無疵矣二十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與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萬物君子以為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乎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以訓蒙為聲家之業賣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為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

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壁以招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為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尋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二十一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末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矣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為無為事無事謂當可為之事先利時而

為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為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為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五味不全則中平之味是為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繳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為小可將以為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

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于細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愆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之上凡世人之為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為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未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為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為高也又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達施及萬物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禍知此兩者亦措式能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上古聖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哉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與哉非也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為民禍臣若以智臣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朴民絕奇貴為式乎為玄德特以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為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之小水成為君子為國家者能容而且納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有謀者若失此迫而他為將有欲焉人或爭之不解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復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較之以慈術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沉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為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舍慈而勇必貪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眾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圍困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臨問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偽將不安為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

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為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君子所為惟務無轍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為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

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

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

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大禍即大威士庶則

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王勿多花園勿多離宮慎勿微行勿近

優伶勿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

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

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

之則為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

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

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

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斷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苛暴若

苛暴民為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

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

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

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

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

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

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

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

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

若赴名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

昭昭為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

昏雖不速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

以極刑以禁之是為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為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噫畏天道而孰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若或妄為其有救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

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斂而厚科若重斂

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

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

戕是謂難治為天下君勿過為過為者何

五荒是也若有為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

養無所不為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

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

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若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道忠孝兩全匡君不怠庶人用此家興馬反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血以生之本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木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役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木枯根而深固枝葉榮矣則餘全而永年豈不知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葉繁而幹盛皆撫綏垂氣之至也故奴僕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雨露於幹其理勢之必然道哉堅彊下而柔弱上是也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彊無不弱此即大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為臣下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量同天地大德不恪惠及生民則天下衛社稷矣君能寅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減勁而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無餘者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上臣足乎下長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惡貧者給之而不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仇讐不分雖善與之解亦不能釋屈者之

寬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賑貧乏而中稅歛使民餘而不盡其所。有則寬解而怨平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雲民以豐其身歛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為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匱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馮驩而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者何苦甚富者何毒堅皇天無親常佑善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既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末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喻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奢去玩務道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革乘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納逋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主家若富者能緩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役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敷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誇美者是為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不美不信是也誠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在國君則人無橫禍國無邪殃即君不苛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此而篤乎不知是為諸事杜勿博於小人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為無者濟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